

19.12

江門文史

第十五輯

江門市政协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一九八八年四月

目 录 (15辑)

孙中山在海外革命活动片断·····	<u>彭秋萍</u>	(1)
晚清以来江门军事概况		
(一) 广东局势变化中之江门驻军纪·····	陈沧海	(13)
解放前夕江门盐务局的一场斗争·····	林国祥	(47)
北街新宁铁路·····	龙丰士	(52)
江门航业界话·····	黄卓凡	(54)
潘高寿制药厂二三事·····	潘炳灿	(61)
刘经画的民军与讨贼军第二支队忆述·····	刘显玲	(64)
菲律宾华侨对祖国战抗的贡献·····	高天雄	(68)
抗日战争时期新会的宣传刊物·····	伦海滨	(75)
好共产党员李少石·····	陈一峰	(80)
杰出植物学家陈焕镛年谱·····	纵横辑	(83)
戎马倥偬丰辈子，爱国二字写春秋 ——彭秋萍的一生·····	司徒年卿	(87)
沉痛悼念文植虞同志·····	黄培年	(92)
<u>资 料</u> 人民政协协会徽·····		(96)
<u>来函照登</u> ·····		(97)

孙中山在海外革命活动片断

彭秋萍

前 言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是从海外开始的，他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中间有一半时间是在海外渡过的。自一八九五年起，他怀着远大抱负，奔走于世界各国的华侨间，寻求对革命的支持，在东方他以日本为中心，往返于东南亚各地，在西方他经檀香山奔走于美国、加拿大、英国、欧州大陆，在华侨与留学生间，进行宣传革命，发展革命组织，筹集武装起义经费，“华侨乃革命之母”，诚非虚言。孙中山的海外革命活动，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余年十五，在广州新学生爱国运动中，初见知于孙中山大元帅，他曾亲笔写“救国”二字给我勉励，此后我又在孙宋庆龄夫人教诲下，走上革命救国的实践道路。我这段回忆，绝大部分是从孙夫人及乡亲司徒美堂、邓三伯（荫南）、陈少白和郑卓诸革命老人（注一），平日的闲谈中纪录下来的片断；遗憾的是几经变乱，抄家，已残缺不全。现仅将记忆所及，重新整理出来供诸同好参考，光阴荏苒，垂五六十年矣，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革命思想发源是在香港”

这句话，是孙中山一九二三年在香港大学的招待会上讲的。

一八八三年十一月，孙先生进入香港英国圣公会所办的拔萃书室。次年四月入中央书院，即后来之皇仁书院。一度回檀香山。一八八五年四月再回港中央书院就读。至一八八六年秋，离港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科学校习医。次年秋再度回港，入新成立的西医书院。至一八九二年七月毕业。这九年间，孙先生在港就读时间共计七年半。

在香港大学习医五年，孙先生开始奠定了医学的科学基本知识；同样奠定他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他一面较完整地接受近代科学思想；一面又注重实践精神，为“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作好准备。当然这种思想的起源，还与他幼年在乡私塾时所接触到的如会党、太平天国老、兵及在檀岛时所见所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一八九二年孙中山毕业后，曾先后在澳门、广州悬壶济世。可他并不满足于做一个良医，更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痼疾”，乃“借医术为入世之媒”（注二），在行医中团结爱国志士，寻求救国道路。早在医校中便尝与陈少白、杨学龄、尤烈等人倡言革命，攻击清廷，时人称为“四大寇”。还有和孙中山一起毁坏神像的陆皓东，常联床畅谈革命。不久，孙先生回翠亨去沪，亲拟上清廷大臣李鸿章书，条陈变法自强之道，未被接纳。乃从上海经日本返檀香山，创立“兴中会”革命组织。

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再度去香港，与郑士良、陆皓东、

陈少白等商议联合革命志士，扩大“兴中会”组织。同年二月，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五号成立兴中会总部，为避人耳目，取名“乾亨行”，由陈少白主其事。在此期间，孙先生面临的¹最大困难，是缺乏发动武装起义的武器，后得他的老师英国医学博士康德黎之介，结识在香港有一定影响的日本侠士梅屋庄吉。当时梅屋在港中环开设照相馆，梅屋深受孙先生革命言论，与道德人格的感染，他紧握住孙先生之手说：“您发动革命吧，我以资金帮助您”！“从今天起，我是属于您的”！孙、梅二人，频繁来往港、穗、澳间，梅屋并以日本贸易商人身份作掩护，出资购运武器、弹药接应，发动了广州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兴中会员陆皓东和会党首领朱贵全及丘四等均遭杀害，在康德黎和梅屋劝说下，孙中山也乘船出走日本神户。一九〇二年十月，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成立。

中国早期革命的根据地日本

在孙中山缔造民国前，日本作为中国早期革命运动的根据地，日本友人出钱出力，积极帮助中国革命的大不乏人，有日本政治家、军人、侠士、浪人和革命党人。其中值得一提²的是著名梅屋庄吉和宫崎寅藏。

梅屋一八六八年生于日本长崎，十五岁瞒着父母乘搭他家的“鹤江丸”来上海，立志在海外大干一番事业。以后他在朝鲜、南洋、日本各地经营过采矿、大米等行业，最后转到香港经营照相馆。他交游甚广，成为日本在香港有代表性人物，经康德黎之介，孙中山在港结识了他。

一九〇五年七月，孙中山到东京筹建“同盟会”时，梅

屋已将香港照相馆结束回国，转业电影事业。业务兴隆，盈利更多，他更能多抽现款支援中国革命。首先，在他的无私援助下，“民报”扩大发行数量，广为宣传革命。十月武昌起义成功，消息传到日本，梅屋即提供经费十多万元，随后继汇廿多万元接济孙先生。

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凯篡政称帝，孙先生“二次革命”失败，袁悬赏重金买孙首级，并派出大量刺客追捕。孙中山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再逃亡日本。时袁世凯与日本政府勾结，不准孙中山登岸，并暗中派刺客跟踪追杀。梅屋此时又挺身而出，与犬养毅，头山满等日本友人进行营救，经过周密行动，孙先生才得安全脱险，到东京头山满家隐藏，旋转移梅屋家中，对外联络均由梅屋担当。头山满还派了四名壮士保护，梅屋也枪不离身。孙中山在梅屋家中仍继续策划倒袁活动。他频繁地与日本朝野有影响人士，进行秘密会谈，策划倒袁借款和购买武器。当时和孙住在一起的还有四、五个党人，对于他们的起居、饮食，甚至洗换汗衫，支取零用钱等事务，一切由梅屋夫人包起来。孙先生此次在日本逗留长达二年又八个月。

一九二八年，我在东京留学时，得随孙夫人往见头山满。他听知我是黄埔学生，欣然保荐我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有一次孙夫人又风趣地对我说：“我带你去我与孙先生结婚的地方观光下好吗”？我说：“好极了”！汽车在东京大久保、百人町停下，原来那是梅屋庄吉的寓所。一九一五年孙先生与孙夫人就在梅屋家中举行婚礼的。我们喜见了梅屋夫妇。那时梅屋年已六十二岁，他告诉孙夫人，他正准备为孙中山铸造十几个铜像，分赠日中朝野竖立，供后人景

仰。最难忘的，此次我结识了梅屋的女公子千势子，一度同游同读，来往甚密。一九三四年冬，梅屋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七岁，日本报刊誉之为：“中国革命的慈父”。

宫崎寅藏，是日中友协的创始人宫崎世民的侄儿，号白浪滔天，原名虎藏，生于一八七一年，青年时即同情中国革命，主动加入“兴中会”。一八九五年十月，孙先生广州起义失败，亡命日本、英、美各国，历时三年。一八九七年八九月间，宫崎才第一次见到孙中山，神交二十六年，“一见如故”、“相对忘言”（宫崎语），宫崎衷心敬仰孙先生，常对人言：“孙逸仙是一代大人物”，“其人诚东亚之珍宝”，“其言诚革命之准则”，佩颂备至。此后，他更坚定在追随孙先生左右，全力勦助中国民主革命，并为以后日中友谊打下基础。在此时期，宫崎还介绍孙先生认识日本朝野人士如犬养毅，大隈重信，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和萱野长知，平岗浩太郎、山田良正、内田等三十多人，其中品德虽参差不齐，有善有恶，有阴谋利用者，有真诚支持革命的志士，但孙先生一视同仁，直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老朋友看待。

一八九九年，孙中山派革命党人偕同日本义士平山周赴湘、鄂各省联络“哥老会”，提出“哥老会”与“兴中会”联合反清建议。同时，陈少白、郑士良等在香港设立联络会党机构，与广东的“三合会”取得联系。是年十一月，宫崎滔天、平山周与陈少白、郑士良订定纲领三则，歃血为盟，“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结成一体，取名为“兴汉会”公推孔中山为领袖。并派陈少白在香港筹办“中国日报”社作掩护。

宫崎滔天此时设法宣传孙中山学说，鼓吹中国民主革命

的必要和意义。一九〇六年，他还与日本友人捐资创办“革命评论”刊物，给予同盟会“民报”以有力配合。他又将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在“九洲日报”发表。撰写“三十三年落花梦”、“支那革命运动”二部著作来阐述中国革命，与颂扬孙中山革命和伟大人格。

宫崎家中，至今还珍藏着有三个大皮箱的辛亥革命史料，及孙中山字画手迹、相片等。

宫崎的日本故居在九洲的熊本县荒尾市，故居的大门矗立有花岗岩石柱，柱上刻有廖承志生前的题词“孙文先生东游之地”，现闻已列入日本文物保管。

南洋是辛亥革命的摇篮

一九〇〇年六月，孙先生首次到南洋。至一九一一年的一九一一年中，共去南洋八次。一九〇七年后，新加坡、马来西亚成为革命党人的集中地和领导国内革命的指挥中心，与南洋广大侨胞结下革命情谊，发展组织，壮大了革命力量。

一八九八年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与梁启超逃亡海外，得到新加坡富商邱菽园的接济、掩护，在南洋各地，进行建立“保皇党”组织活动。一九〇〇年，我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孙中山就在此形势下，同年六月从日本经香港作南洋之行的。他先到安南，随后周游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各地，但这时的南洋仍处于英、法、荷等国殖民统治下，情况复杂，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常会受到来自各方反动势力的干扰、破坏和迫害。但孙中山抱着大无畏革命精神，坚持不懈，决心在两条战线上开展革命运动。他一面大力鼓吹民主革命理论，

肃清康梁保皇流毒，先在新加坡争取倾向保皇党的华侨上层重要人物林文庆与费乃堯倒戈。他们原是邱菽园的死党，由拥护保皇转而拥护革命，林文庆还是第一个参加同盟会的会员。另方面积极筹募革命经费，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在粤、桂、滇三省连续发动六次武装起义，共用去约二十万元，其中半数为南洋侨胞捐款。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孙中山第二次访问南洋，形势比前更好，同情革命的人倍增，发展了“兴中会”会员，建立了第一个南洋华侨革命团体——安南兴中会分会。与此同时，“四大寇”之一的尤列，在新加坡利用“中和堂”的组织，公开与保皇党对抗，颇得劳动阶层的拥护，还争取原倾向保皇党的闽籍侨领陈楚南，和潮籍侨领张永福等股商转而倾向革命。他们原组织的“小桃源俱乐部”，也由一个娱乐团体变为革命团体，他们还出资开办了一份“图南日报”来鼓吹体革命。从此，南洋广大的侨胞在孙中山的革命救国号召下，各地出现一股反清救国的革命力量。

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的两年间，孙中山又曾去安南，同盟会员胡毅生偕行，受到西贡、堤岸等地华侨的热烈欢迎。南洋有一次孙中山演讲会上，有来自马来西亚的侨领五十多人参加听讲，会后侨胞就即席解囊捐送三万五千元。此行并在马来西亚、印尼、缅甸、新加坡各地建立了同盟会分会，而新加坡则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活动中心。

孙中山在六、七次南洋之行最大的收获，是认为能取得怡保的锡矿大王胡子春的归附，早在一九〇六年，胡子春还特意捐献一万元叻币给清廷，以示忠诚，当孙先生由吉隆坡前往怡保进行革命活动时，胡子春威胁以武力对付，曾几

何时，胡转而诚归革命，还被选为欢迎大会主席，在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同胞关心国内革命，强调指出革命党所努力的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并表明他对革命人士的支持。会后他率先捐献五千元，为支持革命的基金。

一九一〇年八月，孙中山最后一次到南洋开展革命活动。黄花岗之役，就是在檳榔屿制订和策划的。此次孙中山曾与陈嘉庚、张永福、邓泽如、林义顺、陈武列等谈了建设国家的主张，深得大家拥护，表示继续为筹募经费效力。十二月孙中山乘轮再赴欧美，新加坡福建会馆属下保安会赠款五万元送行。随后，陈嘉庚在福建同乡中筹募二十多万元支持孙先生。据孙夫人不完全的回忆统计数字，在南洋各地华侨的“筹资汇济”运动，武昌起义前后，捐款达七百万元之巨。仅海防一埠，华侨工商不过三千人，一夜即捐款万余元，安南堤岸黄景南，倾其一生蓄积数千元，尽献为军用。安南山贡及商李卓峰、曾锡周、马培生三人，曾各献款数万元。南洋华侨各阶层捐款之热烈，捐助之巨，都是其他各地所不及的，论个人之捐献，富者盈万，贫者少至三角，而大家莫不表现出一个共同心愿，即迫切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中国。南洋广大华侨还组织华侨敢死队回国参加各地武装起义，支持革命事业，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华侨乃革命之母”

一八九四年十月，孙中山从上海经日本回到他童年成长的檀香山岛，第一次进行革命宣传，组织革命力量活动。当时檀岛华侨尚风气闭塞，苟安现状，听到孙先生言论，或不

理睬，或掩耳惊走，或讥之为“孙大炮”，深恐因反清遭灭族之祸！只有他的长兄孙眉同情他。孙眉是“茂宜岛”的一个大畜牧家，有“茂宜岛王”之称，自愿拨出部分财产资助革命活动。

同年十一月，孙中山组织同志二十余人，借粤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的住宅，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成立“兴中会”，起草章程，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是在中国开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信号，意义深远。新成立的“兴中会”同志，随发起筹捐募款运动，以备武装起义之需，然活动月余，应者寥寥，孙先生焦灼不安。孙眉见状，乃将牧场部分牛羊，低价出售。兴中会员邓三伯（荫南）也乐意将其经营的农场和商店变卖，二项合共得款六千美元，全数拨给作革命经费。并表示参加革命行列。先后介绍廿多位华侨参加兴中会。邓三伯被公推为兴中会副主席。孙中山在此期间，为壮大力量，发展组织，做了不少工作，在温逸街创立了“中华革命军”，聘一丹麦教官，开设华侨军训班，受训者二十多人。

四次赴美国，三访加拿大

一八九六年六月，孙中山首赴美国纽约市访问。向华侨传播革命思想，为革命筹募经费。纽约唐人街的“赖神书院”是孙先生当年住所，现改为餐厅地下室，孙先生每晚工作至深夜，席地而睡，清早起来每到宰也街黄二嫂面馆，吃一碗汤面，因为惯了，黄二嫂对孙的革命活动十分同情，在清廷密令追捕孙的严峻时刻，黄二嫂有胆有识，仍热情招待，不仅免费供他面餐，还冒险作掩护。那时侨胞周金在附

近有一摊子，亦乐意供孙中山宣传推翻清廷封建统治的讲台。同年九月，孙先生转赴英国，十月十一日（九月初五）在伦敦被清驻英使馆架绑，羁囚四十二天，后由唐德黎营救脱险。

翌年七月，孙中山第一次访问加拿大，考察政治和侨情，先抵蒙特利尔（满地可）转乘火车西行至温哥华、维多利亚的加国侨团社中心地区。是次逗留十多天，除结识美以美教会牧师陈陞塔外，并结交英昌隆店主李其灿，李进父子，商议宣传革命。惟当时侨社多为康有为的保皇党势力纵操，故此行成效不大。

一九〇四年一月，孙中山准备作第二次访美。鉴于上次的经验教训，认识到美洲华侨十之八九是洪门中人，是一股重要力量，乃决心先在檀加入洪门致公堂，并接受“洪棍”的封号（即“元帅”之职位）。是年四月，孙先生离檀香山，乘船前往美洲大陆。清廷驻檀和旧金山的领事与美移民局互相勾结，乘孙中山抵步时，即加扣留，后经洪门人士多方营救，才免于难。孙中山被释放后，即启程转往纽约。

在纽约，孙中山仍住赖神书院，后转居东边九街的长老会。在此，他以孙逸仙的名字发表宣言，要美国人了解：中国革命的目的，在于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与世界共享和平，争取美国朝野人士的同情与支援。

接着，孙先生就召集分散在美国各地的洪门人士在旧金山开会，会议决定成立“五洲致公堂总会”，进行一次大整顿。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同时，孙先生还到美国各地进行宣传说服工作，同致公堂内的保皇势力作斗争。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孙中山由伦敦第三次出访美国，抵纽约后，立即由他主持成立了同盟会，首次加入同盟会的共十六人，那位面馆老板娘黄二嫂是其中唯一的女会员。后来孙先生还到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地组织同盟会，并在旧金山建立“美洲同盟总会”，负责筹款训练华侨子弟兵，组织敢死队、炸弹队回国参与武装起义。

一九一〇年二月，孙中山在旧金山得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为筹募再图举事款项，第二次再去加拿大、温哥华、维多利亚及附近各埠，逗留月余。是次筹得款相当可观，并留下深刻印象，为次年十分成功之访问打下基础。时革命党人冯自由在维多利亚任“大汉报”编辑，致力宣传革命，多方秘密招收同志，并与保皇党的“日新报”展开笔战。冯约定孙先生俟时机成熟，再电促来加筹款。

一九一一年，辛亥正月初八日，孙中山承冯自由电招，第三次赴加拿大。刚抵温哥华车站，欢迎者千余人。其时温市华侨仅五千人。由冯自由及其他致公堂父老迎接往堂所。欢迎会后，孙先生向侨众阐明革命意义及筹款目的，广泛地宣传。致公堂并安排孙先生在广东道华人大戏院召开群众大会，连续四天，听众座无虚席，争取到许多原为保皇党或中立派之华侨归心。

三月下旬，孙先生第四次访美。他在纽约勿街十六号的中华公所发表演讲，号召华侨联合起来，推翻清廷统治。孙先生在温哥华逗留期间，由洪门致公堂林立晃、马延远等保护及招待。稍后，司徒美堂接孙先生到波士顿的住宅，住了五个月。黄花岗起义失败时，国内急电孙中山筹十五万美元作活动经费；孙束手无策，司徒美堂当即建议将加拿大温

哥华三所致公堂大楼典押，得款十万元交孙先生汇回国内。孙先生与冯自由借致公堂来组织救国革命筹饷局。刘儒堃被推为该局总理，岑发琛为司库，陈榛如、黄希纯分任中英文书记。该局并以革命军名义发行金币债券筹款。

自维市致公堂变产助饷后，侨胞及各地致公堂捐款响应者日众。孙先生旋又亲往美国西部、中部和东部各地演讲，为革命筹款也更加顺利了。到一九一一年底，共筹得款项十四万二千多美元，加上致公堂各地变产助饷，总计前后筹募款项达三十万美元。“华侨乃革命之母”，是孙中山致力革命四十年深有感触而说的。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时，孙中山在美国演讲筹款途中，他从科罗拉多州的丹市佛兼程赶来纽约，部署一切。他一到纽约就接到海军将领程璧光急电，程促其归国，主持建国大业。濒行，司徒美堂又与四位侨胞筹足四百五十美元路费，孙先生立即取道欧州，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返回中国。

注一：郑卓原大元帅府孙中山侍从武官，现年100岁，健居澳门，前些年曾回江门访问。

注二：见孙中山选集168页。

晚清以来江门军事概况

陈沧海

本稿属军事范围，有关情况一时难以俱收并蓄，仅纪述情节，归纳为五个部份：一、广东局势变化中之江门驻军纪。二、江门地方团队概况。三、大革命时期江门城郊农民运动。四、江门几次较大的战役。五、江门城郊军事名人传略。五个专篇将考虑分期刊载，在四至五部份不作专篇备载，以一役或一人断续分刊，如本文史十四辑“水南张其光将军小传”是军事人物开始的第一篇。

（一）广东局势变化中之江门驻军纪

江门在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已成为商业集散的墟市。此蓬莱山西麓的墟场（今墟顶区一带），后来称为“江门墟”。明代末期，在簪花街（今新市路）另

僻一个较为繁盛的“新市”，市侧有奉祀水神天后的庙，是后来所称江门六庙之始。清代康熙中期开始，已有“牙行”、“栏口”、“银铺钱庄”等，渐臻兴旺。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英政府签订条约，江门正式辟为通商口岸，称“江门埠”。过两年，英政府又在江门北街设立海关。历史上江门基本是辖属于新会县，至民国十四年（1925）始设置江门市政厅，民国十六年（1927）编制为省辖市，民国十九年（1920年）又改为市政局。翌年，江门又取消市级建制，复归新会县。

依前人记载查据，在明代弘治间，这农村定期集墟的情况是：“十步一茅椽，非村非市廛。”象这样设有商店的简陋墟场，在有关驻军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有清一代，只从有关资料中的东鳞西爪，旁拾点滴脉络辑编而成。迄辛亥革命后，南北对立，西南局势扰攘纷纭，出现了大小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以滇系、川系、桂系和粤系为代表，离离合合，兵争频仍，军队番号朝令夕改。因而江门的驻军调防繁索，倘孤立地来叙述，更难详始末，即在沦陷前后的亲见亲闻，遗漏之处，亦在所难免。本篇虽几经撮录、搜辑、采访与考证或初编，稿亦数易，具体时间的交替，不少无所查核，虽力求完整，也仅供参考资料而已。

一、清代中叶后的驻军概况

江门一地，在元末明初间，虽有少数农民把产品带到这里交换，而到明代中叶才逐渐形成商业集散的墟市，当时设有百户所来管理，长官称百户（明置，领军百人，总旗二

人，小旗十人，共一百一十二人）。以今天市郊来说，当时行政与军防显然不以江门为中枢，在潮连已设置巡检司，掌理政事，缉捕盗匪，查诘奸凶等。即至后期，据故老相传，较大的船舶到江门上落货物，而停泊却在潮连。朝代交替至清末，潮连仍设有巡检司，当时司署设在潮连北庙，而行政与军事早在康熙间则以江门为主体了。而海防驻军，尤以今市郊外海乡为久远与重要，上溯至北宋绍圣间，外海已筑有临江炮台（叠石垒为月形，环匝三级，负山襟海，古榕翳之，三十年代犹存）与清澜炮台，也有宋军驻守。当时江门是一片空白，连江门的名称也未有，只有简陋的小农村。

明代的海道防务，今市郊白石乡与外海乡都没有营汛，置有营守的小军官，在外海的称为石嘴汛，距北街只几公里之遥，筑有烽火台（即烟墩），在清初有把总官廨，有把总管带二、三十名土兵防守，同时在清代防务，凡靠近江河的兵（营）汛都配备巡船及大小舢舨等。石嘴汛扼鲟江（古镇海）水道之要冲，直通洋海，亦与肆水（江门河）相连。后来沙仔尾、白沙、北街都筑有东、西炮台，亦为江门之外卫。

清初，新会县（江门在三国后属新会县）置两属，江门称戎属。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政府正式在江门设置行政机构，新会县派出一名文官县丞（知县助理），一名武官千总管理军政。至雍正八年（1730），新会县城的游击署升级改为参将署，江门属绿营左营守备管辖。外海汛属右营守备管辖，是设置新会外围的水陆分防。至道光二十年（1840），江门已是广东商业的重镇，亦为粤南西江之要道，沿制常置千总，江门虽饶商业之盛，水陆交通之